幸存錄

幸存錄自敘

余少鈍劣讀書數百遍輒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開不數遍亦時時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久困以卑不舍卷帙強仕始筮又困簿書失恃而還三年崩壞北都淪陷遺弓痛憤生理已盡鎬京再興宮隣金虎內憂外患交而至潰余也應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誌載今特充耳又復何云然於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就余所憶質言之平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誣者余

其免夫跳身出潛巻帙無所攜偶所遺忘無可詢質筆楮時缺蠅頭書之後之覽者或重悲余志也

旹

大明弘光元年乙酉九月朔吏部考功司郎中夏允彝

敬述

幸存錄目次

草莽臣夏允彝述

卷上
國運盛衰之始
東夷大略
卷中
遼事雜志
門戶大略
卷下
門戶雜志

流寇大畧

續幸存錄

夏復述

卷上

南都大略

卷下

南都雜志上

南都襍志下

附記

劉皇太子一則

目次終

幸存錄卷之上

國運盛衰之始

神廟沖齡踐祚睿質夙成慈聖內訓雖嚴輔臣張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人奉法惟謹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撫答邊鄙不聳宣大以西桴鼓凝埃矣用大帥戚繼光于薊鎮譚綸爲督撫一切用舍興建惟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制度皆精絕烽火嚴明又調素練浙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雜用虜聞而畏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尤敢戰深入殺虜過當々是時邊鄙晏如庫吏畏法廉

殺黃龍地節之間居正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魏掌私其子身殁怨叢卒禍其家繼之輔政者多避忌趨時鮮能負荷矣上既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歛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之盛時也

自鄭貴妃寵甚上漸倦勤御朝日希迨國本之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以為成惕之不止不若高閣置之批答日寡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

鄙吝也蓋以大臣之無足仗也置之不用然所用益寡而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之無可採置也置之不答然章奏一上不得旨處分而被糾者即去臺省益恣行矣

時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用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于時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稱為當關虎豹放廢天下賢才殆盡凡中外之得選為臺省皆閣不下舊臺省亦復以寵致進退必入其黨當時所喧恃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遏防吏治俱置不理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逮左之難一發而將懦卒

驕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於于天啟崇禎之代而其所從來遠矣至庸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虜寇之患愈迫朋黨之相攻愈苛雖持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謂君子者未必真君子也民益窮困吏益貪墨將士不知殺敵惟思害民百官不知職業惟講營進雖以毅宗烈皇帝之憂勤不能挽回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理于高里帝一日而次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寢非好勞也文之日昃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為特言其用賢致治氣象云爾兢兢業業豈以不事事為無為哉乃無識者謂萬

曆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

東虜大略

奴兒干國女直之裔也在勝代甚微奴兒哈赤少嘗服侍李成梁後受朝命為屬夷積功為龍虎將軍陰險多智初事李成梁已包異志成梁初以力戰起後日貴累功封寧遠伯子弟代為元戎奴隷無不金紫盛極而衰既驕且惰其長子如松頗勇竟以戰殁諸子如樟如梅如柏遠不逮其父兄惟以交納朝貴窮奢極欲為事于是兵備日虛健兒日寡內量又惟與李氏交好得賄為樂遼事日以壞矣

己午之間虜發難于清河李永芳以城降虜以女妻之

上書言七宗惱恨大抵言邊臣侵侮寡信之事當承平之時驟聞邊警舉朝倉皇時撫臣李維翰貪而無識厚職去起楊鎬為經略杜松劉綎馬林李如柏為大帥鎬固庸人且老矣治兵年許無所經理朝論欲其速戰輔臣方從哲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計發紅旗催戰鎬匆匆發兵分為四路兵分則弱已為失策而師期預洩虜得預為備因急尔截路來吾只一路去偵知杜松最勇兵先至渾河沙擁上流伏兵山下松至河催渾速進渡未畢伏兵起凡火藥利器俱未渡水大至兵多殁焉已渡之兵陷伏中杜登山顛呼歔〻已出戰不能支吾

兵內擁至不能畢手咸藏焉馬林尋大敗惟刘綎深入營六堅虜假杜旗幟馳報之令亟來合戰刘啟營而虜騎闌入不可復止綎与其下養子刘招孫喬一琦等力戰不支得脫者無幾

時惟李如柏不與虜遇以全師歸一時朝議喧然謂如柏實通虜鎬庇李氏而以杜松陷危地比其說或太苛然鎬之寡謀如柏之怯敵皆其罪也鎬与如柏先後逮下獄乃起熊廷弼代鎬經畧

廷弼向為遼左巡方力糾李氏且向以才幹稱故以御史起用為經畧既至勇于任事號令嚴肅身自偵探將

士多畏而服之遼事為之大抵然惟性好自矜多怨罵人鄙夷朝貴原具隱情不欲詈人以異人相之攻得卸担去碩一時邊才無出其右朝貴皆碌丶書以臺省之驕陵人復念國事姚宗文以科臣往閱視与廷弼不相得贊畫主事刘國縉者舊臺中以攻道學与熊姚皆同類也熊以獨於自許姚刘皆以風好望之彌相失刘主用遼人而熊謂遼人况不可用此其說亦互有得失或負氣相詈過甚姚歸而遂熊之局定矣省中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与姚連章力攻熊熊亦詆侮四人即請魏馮張三人出劾遼事上允之而臺省亦以為非體力爭不

可熊遂有原告脫逃之議改命省中朱童蒙往勘童蒙疏稱廷弼無大失但不宜悻悻求去閣臣劉一燝擬旨中熊臺省方起而攻熊而遼事陷矣

熊之去也姚宗文力舉薛國用代之是時余方館於鄒平座師張華東家師頗足謂薛必敗遼東以其人好名鮮實余詢之遼人大抵好收物情既為經略乃理詞訟細事務以悅人心為主殆循良之選也而以主兵不亦左乎于是亟召廷弼廷弼固辭優詔勉之以君臣大義詞意哀切而熊氣益盛

熊之再任也撫臣王化貞蒞治廣寧與虜相邇而熊乃

處關內熊未至而王已自許必能勦虜朝論俱向之蓋聽王之庶幾功成而厭熊之侮人過甚也王之意亦壯而苦于智短遼人每過以虜必可破王遂欲渡河擊之而熊以為虜未易數惟當慎守熊向自誇含吾無可當虜者王遇以此自任亦不相得五詆之章日上朝論多左袒王欲削熊經略御銜而仍責以与王相照應不得膜外視余時以計偕至都偶言于所交一二臺中謂王未可恃欲責熊以任事不應削其銜朝貴俱以為不然此論未定而廣寧陷矣化貞幾為麾下將縛送虜狼狽逃出城廷鞫時在寧遠方幸化貞之敗自驗其言又以

衛門在閣內坐馳入關不知撫臣以廣寧為存亡經略與撫臣共生死廣寧雖失寧遠尚可守也委而去之詎得無罪乎

化貞旋被逮廷弼亦解任候勘大司馬張鶴鳴亦負氣自矜廷弼向嫚罵中朝無敢與抗張自以撫黔定亂負豪傑概與廷弼互詆不少遜至是乃力排廷弼謂化貞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朝貴亦多恨廷弼廷弼懼歸而被傾陷也自請入都與化貞廷勘既至并下獄遂與化貞同擬大辟化貞固當死而廷弼似太重云

時廷臣無可任遼事者臺臣方震孺特舉閣臣孫承宗

承宗出視師以王晉為經略承宗旋上疏欲自任遼事以在晉輩俱未可恃也虜聞承宗以閣臣出任遼事頗為慄動年餘不犯邊而魏璫之亂起承宗幾不能容有為之遊說以解者得請告歸乃以王之臣為總督而袁崇煥以道臣治寧遠

崇煥任事未幾虜即大舉入犯前此虜所攻必破無不望風潰者寧遠孤城外懸忽聞告急舉朝震駭以為必不可守崇煥泣血誓守咲草以勵衆曰苟能同心死守吾為牛羊以報人所甘也衆感其意為取西洋火炮置之城頭為堅守計虜至數里外一望無際衆皆懼謂一

至城下使不可禦欲發砲擊之而未有習者惟崇煥一
他人某嘗聞西洋之發砲而無害也姑試爲點放炮一
發而數里之外見虜狂奔不止其被擊殺者數百人于
是虜懼不敢以大隊薄城而城中亦以炮爲可恃大小
炮間發殺虜無筭崇煥軍聲大振即擢爲巡撫大帥滿
桂亦受優擢中國之敢議戰敢議守實自此始
崇煥旋又與王之臣及滿桂不睦朝議曲調之終未釋
虜又犯錦州寧遠城外皆不得志而去 奴酋旋死崇煥
亦不爲魏璫所喜罷歸
烈皇帝登極磔魏璫凡魏璫所用邊臣俱廢不用亟名

崇煥以大臣司馬經畧遼事上委用之名對之曰慰勞
備至崇煥銳而輕每易言天下事上詢以虜何日可滅
崇煥漫應以五年為期及期食出自午門羣臣有問以
五年果可奏績否崇煥謂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上
心云爾時識者即訝其無能成矣
崇煥再入對遂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
持論須與邊臣相照應方得成功為請工部命各部及
臺省如崇煥言崇煥遂無可卸責矣
崇煥至寧遠即為講款計蓋崇煥自奏捷後即令番僧
往吊酋奴以講款為辭又帰未就再出無以塞滅奴之

命遂以平奴自詭處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深入島誘
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餘從島中收召遼人牽
掣商奴時、掩襲頗有斬獲稍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
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撤之以其擁重兵居
海島中莫能制也崇煥初殺文龍上亦甚喜褒諭綸備至
不意其矯制未幾虜又犯遵化督臣劉策大司馬王洽
俱不諳邊事倉皇無以應奴得長驅薄都城急召崇煥
入衛宣大各鎮兵亦先後至崇煥因以滅奴自任一旦
縱奴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虜相值輒避去及入
對免以危言聳朝臣冀朝臣懼而從款議也賴上英明

終不敢以殺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
疑崇煥矣
時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導虜入犯上既上益痛恨再名
崇煥入即下詔獄而擢滿桂為武經略以祖大壽黑雲龍
輩俱為統帥遼兵素感崇煥桂与大壽又素相疑大壽
又率兵歸寧遠、兵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歸
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毋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
滿桂各鎮兵虜戰桂戰歿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
虜亦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于是磔崇煥誅王洽用孫
承宗鎮関門梁廷棟為大司馬丘民仰撫寧遠刘可訓

撫薊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虜所陷各城亦恢皆復然晉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為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

承宗任事未久即罷去丘民仰与祖大壽不合梁廷棟刘可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塞責矣

虜一犯宣府一入山西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青徐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禍為至烈吾之兵力無分以禦寇寇患則調邊兵以征寇虜患又撤剿寇之兵以禦虜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

闖賊薄都城欲撤関外之兵入関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薄都然皇帝身殉社稷普天共恨大帥吳三桂父吳襄陥寇中不之顧務報国仇但力不能當借兵于虜与寇一戰大勝寇即棄城都而走而虜晏然以為得都城于寇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晋既得河北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以為寇乃先帝之仇虜能為我滅寇非吾仇也嗟乎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于何年皆以東兵發難也且河北為寇所據猶曰取之于寇江南何罪而掩有之耶我謀不臧將不擇兵練廷臣置邊事于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担

爲得計坐南都之政賄將彌彰如狂如醉使高皇帝之開闢烈皇帝之憂勤一朝宗社丘墟大可恨也

幸存錄卷之上 終

幸存錄卷之中

遠事雜志

中大司馬玄渚嘗語余曰為少司馬時嘗一晤李成梁成梁以其為丈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之遼事曰為費甚多凡所育健兒悉其所好如衣服飲食女子第宅及呼盧狹邪之類俱曲以濟之有求必予但令殺虜建功而已玄渚叩以費從何出曰非能自給之也當其窮時則貸之或責以零騎抄帳或責以衝虜先登計級受賞即除前貸故人皆樂為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時天下皆疑李氏有異志然李氏之費初以養健兒者

繼漸移以結朝貴凡撫按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則相与當同任其欺溺凡山人墨客來朝貴書出遊者以李氏為利藪李氏子弟恣意聲色婦人出遊騎若雲錦而功名不無少替矣

余嘗叩之遼友云當成梁盛時所招致智勇之士執戟陣者甚多如柏如楨時其人皆安往何潰壞一至于此遼友曰此天也當成梁如松之貴与之語皆娓〻相精當及如柏輩既弱且蠢与言皆瞶甚其父兄之風無一存者一覩知其必敗也嗟乎李氏之盛衰即遼事之興壞係焉豈非天哉後之論者又往〻以通虜罪李亦屬

太苛如柏敗後如標即以大金吾出鎮不過以孝廉五
六人以計偕寓其家上疏舉之即日而用焉己太草草
廷弼至即糾如標十大罪下獄擬辟言亦太過然入資
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所集無一人寬之者如柏既庚
死如標自謂死無日矣忽中報烈皇帝宥之出獄如標
夜出圍圍家寓城外久不相通忽不相叩門家人皆駭
以為夢中事也後遂續其寧遠舊封古人云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然皇之謂乎
遼事之起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變靡不彰
明較著也戊午發難彗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鬼

發于空近在簷際遠則數丈之高如俗所稱鬼車鳥者民間鳴鑼發炮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止尤為史籍所不經見也己未二月十九日經略楊鎬以四路發兵京師大風霾余以計偕出飲友人家坐小輿中兩扛大舁之震蕩若在危濤中撇搐不已兩露衣皆黃土也既即席忽見庭中火光赫然咸謂設庭燎耳實天氣如赬下照也酒散歸衣中皆染雨土滿矣閱兩日而敗報乃至矣

遼東之變余館于鄧平張師家是日忽大風蔽天覿面不相覩廣寧之破余亦計偕在都連日黑霾東望俱見

黑氣蔽天癸未甲申之間天變尤多最異者雷聲奉先殿雷火下焚銅鈇皆鎔而下雷殛死内侍甚衆甲申二月寇漸逼都余姪遊北雍返寓至中途遇大風不止拔木飛瓦行人偃仆天之示戒為何如也惟南都之亡無甚災徵豈天以為不足警乱自有遼事所用人鮮能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為庶幾而武臣如劉挺杜松滿桂祖大壽吳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剛而驕唾罵一世謂皆出其下此雖成功亦不能居況功未必成乎吾鄉朱來洽為永平郡守嘉興錢士晉為大名郡守熊一見賞其才且云遼事當與共

功名兩公譽以公至必能滅奴態乃握手密語云公解人也何為亦作此語速事豈可為但當尋一散場耳意欲然罵人以圖速歸也此其言豈意在周家者乎當萬曆四十年壬子督學江南行法極嚴然嚴而不當至郡邑一槩狗私使孤寒壁式有不平之鳴廷弼但知嚴士子不能一破情面也即此亦見其不足有為矣

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結為同盟肝腸頗熱為閔縣令分較闈中日呼一老兵習邊事者與談兵絕不閱卷式問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斯豈執事敬者寧遠一捷實為首功遂自矜為奴已破膽必肯

献地請款 召對自言五年滅奴給諫許譽卿向叩之崇
煥言聊慰 上望云尒譽卿言 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
期責功奈何崇煥自悔失言旋以用人措餉等事再請
于上倘有不相應即可為鉅相地不意上悉從所請後
赴援都門召見即請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二千人入城
請上曰即三十人亦不可所以疑之者至而崇煥絕不
悟也
閣臣錢龍錫嘗問袁 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
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文龍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
用則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為錢庸人也且不以其

言為意及斬文龍疏中即入錢語後虜闌入朝端遂以
殺文龍為崇煥罪而并及龍錫以崇煥為逆督以龍錫
為通逆一淩遲一擬辟盖以逆璫一案為附逆者所切
齒欲借崇煥以起一逆案以相報因龍錫以羅及諸名
賢其事已成矣欲自兵部發之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
謀旋悔不肯任且賴上聖明不能遽起大獄已龍錫賴
詞臣黃道周疏救後以天旱肆宥言路屢以為請遂釋
戍定海而崇煥先置極刑妻子流數千里刑浮于罪多
矣
承宗練而才凡軍中利弊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服且

部伍器用亦精嫺諸師戎服之但謂其不能無欲其所
推轂大帥馬世龍貌雖偉而無將略也承宗以為韓白
復出人亦詡之兩鎮関門俱無事然幸不與虜值所帰
居里中城陷闔家被難係武
刘綎杜松老將有名杜勇而躁刘為尤勝其所格致奇
材劍客之屬實甲于群帥刘敗後無有能及之者
大壽家富而勇嘗犯法幾被戮于承宗賴崇煥力救免
故相得甚歡及為大帥于東皆為列將家丁多遼人夷
人多善戰部下潰歸以崇煥下獄激之使然而其母痛
責之其妻固妻也亦待之甚堅故仍為國用永平恢復

錦州力守皆有功但攻圍既久糧竭而兵不起遂以城降而身逃歸武云已輸誠于虜得壽歸即舉八城盡降欺奴縱之然歸即以堅守雖子在虜中不之顧也亦非有意負国者力守松山杏山與洪承疇被圍年餘力竭而陷遂致失師三桂即大壽甥其父吳襄向為大帥三桂少年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闖賊所以誘致之者甚至三桂終不從都城已破以殺寇自矢包胥復楚三桂無愧焉包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虜兵而虜遂吞吾中原豈三桂罪哉所遺之不幸耳

滿桂勇而庸然起自行伍不解文墨拔為統帥摩師不之

服也況各鎮之兵紛紜而集桂未得稍撫循之也亟驅以戰兵不与將相習且將與將亦多不相識者一戰而潰非桂之罪也數人而外畢〻不足論已遠人得遠策之得也而廷粥以為遠人必不可用尔時遠俗當而奮莫肯力戰故廷粥云然數年之後遠人實可用也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何如耳嗟乎勝敗得失但當擇將乃云兵惟某地最良古豈有此論乎

將燥莫得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是固然矣政府中樞尤為傈〻此遠事所益以壞也當張江陵居正秉國時九

邊之事如視諸掌如虜將往某地防某犯某邊江陵必必先知之戒諭邊臣備至周極故無敗事後鮮有能繼之者矣一邊撫嘗語余曰葉臺山向高相國固不可及也每邊臣工疏及書必手自裁答他人則止發一名柬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乎然猶未及壞周宜興延儒當國時或以庇邊自奏許同力辯謂向來初未與邊臣通筆札同意謂邊廷事非閣臣所與知者其敗不亦宜乎崇禎朝凡為中樞者無不被戮雖上之用法嚴切亦在位者之多負周耳就其中之稍可者梁廷棟似明暢若李繼貞余大成兩職方雖未必諳熟邊事然其

守甚峻牢不可破一時行賄之風賴以少息而積玩之習亦藉以少振云

門戶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為多然亦多能者宋之為黨人君子為多夫朋黨之論一起必与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而後已者蓋以聰明偉傑之士自命不凡忽被以黨人之目于是精神智慮俱用之相傾相軋而國事遂不暇顧坐誤宗社良以此耳且指人為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興弟求自勝遑惜其他国朝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負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許与政府每相

特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集趨之此東林浙党所自始也

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舉以爲功聽者亦無可指以爲罪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與他年當貴必欲身自發之而不使廷臣上請然廷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使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下亦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譴後遂廷杖纍纍務將言者而痛懲之即上意愛無他意而欲靜衆朝之議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得大不幸也

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即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時錫爵輩皆以調護為名未嘗不婉轉言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工以為激聒政府亦以激聒之比其意亦未必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幸從其請耳然言者逆耳而難居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互相體而不宜兩相難也不意調停者自言者為黨人所逐不能救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潛加扳回而一貫頗恃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為清論雖朝中亦每以其是非為低昂交口慫衆而求進

者愈衆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躁進者或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爲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最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無涯大拜多結遊客日譽于憲成之左右憲成因而悅之糾三才者即以爲東林玷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詘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少未幾妖言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党益相水火矣妖書者所謂積憂危竑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四明一貫輩精戒之必

成無疑矣其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為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流清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羅織甚嚴捜正域寓併偵其左右危廹之至卒無至遂歸獄于皦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

彼擊者張差持梃以闖東宮據稱欣愬二瑞于上瑞乃鄭貴妃所遣建佛寺者也巡城御史刘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顛窺其情大為叵測于是刘光復等皆主風顛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寀入獄中鈎得其言以為主使出自國戚舉朝喧然以國戚鄭國泰大有專諸之

意青妃亦危懼愬于上、命白之東宮辨之甚力東宮
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為之明白與上東宮俱詳、剖明
之遂以張差及瑞成獄而餘置不問當是諭時刘光復
偈言工甚悉愛皇太子甚仁孝其言周將順也而聲甚
壯且越班以言工未曉其云何即逮下獄
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于青娥之之瑞而
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也之案疏擿差言甚鑿、或差恨
二瑞故以主使挺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恨之案持
其之案素守亦不潔廷元与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處之
然持論与之案合如實于楠陸文瀛皆至清而亦為所

黜不少恕此則由浚輩也

時東宮侍衛肅係使外人闌入行充禁地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因感悚惕若之懼亦銜斷斷不可少賴事連宮禁勢難窮究則田叔燒梁獄之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而不當兩相仇亦乃必斥逐執法而後已是誠何心亂國感之主使梃擊原未必然即令陰懷異志顧不用鴆而用梃不使中宮而使外人皆情之所無第不妨虛平言之皇重慝執法之吏而必加一網之計貽疑後世誰之咎也

當是時兩黨有不並立之勢有辛亥之京察孫丕揚主

之曾于汴湯京兆佐之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

有辛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東林（清流）者一網無遺矣是時葉山臺去位而方從哲獨相屬屬無所主持于秦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即自引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故有齊黨楚黨浙黨三方鼎峙之名齊為亓詩教韓浚周孔輩楚為官應震吳亮嗣輩浙為劉廷元姚宗文輩勢張甚湯賓尹陰主之

于是復有宣党崑党種〻之別名宣謂湯賓尹崑謂顧天埈也天埈高亢自負而賓尹淫巧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之麟附亓韓復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之友皆為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為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為兵垣仍入禮闈嘉遇遂糾之併及亓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趙興邦遽陞京卿其勢愈張而公論益憤御史唐世濟助夏攻趙而亓趙之黨衰

神廟殂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家

模俱以名用名流為首務如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為銓憲大臣即附麗東林亦無不由田間起相次為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為元祐之隆不是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躁起京卿添注累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為冢宰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皆為憲臣魏大中為吏垣長鄒維漣夏嘉遇程國祥俱為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論不無少苛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殺太監王安彌恨惡之周宗建侯震暘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與忠賢私為夫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

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政向高故欲調停而諸賢必欲逐去爲快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爲不共仇迨向高去而朝局大變矣

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燝以威怵廷臣後遂因夏嘉遇魏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遽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小人崔呈秀輩陰導之諸賢亦不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事功疎名位軋而猜忌起異己者雖清必驅除附己者雖穢忠賢得志如忠賢得志如崔呈秀之屬悉多容納即領袖之賢罷謫可望而知始之者衆矣

忠賢得志如崔呈崔之屬悉蒙不次之擢掩言蛾附者凡滿輦下而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繆昌期李應昇輩皆下詔獄構受慘刑以俱死天下痛之稱忠賢功德請為祠祀遍直省凡羣臣上疏必以上与厰臣並稱不敢斥其名也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于瑾王振等且十倍矣

時天下重足而立負國者咸有篡弒之懼特以呈秀輩雄山顧寶康鄙敬有勢其其機而終不敢其有事棄廟賓天忠賢獨与呈秀密語移時究不敢發此實社稷之靈祖宗默佑之福庇也

烈皇帝登極太阿獨運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乃不動聲色而有以辱庫奸之魄時部臣錢元慤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各前後疏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逐林下諸賢無不蒙名用躋躍通之聲天下殆遍矣是時東林諸臣為魏璫所羅織甚慘其事戚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為忠賢拔用自屬下流況欽定之逆案列欽煌煌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即無可復爭衛矣彼諸臣之死而生皆上恩也自應同心憂國以報上乃急功名多議論思逆耳收附會其習如故上久而厭之而偏黨之疑以起

枚卜事起錢謙益与周延儒才名相軋錢必欲抑周使不得上溫體仁逆乘其隙以浙省科場旧事疏糾謙益上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憤争甚力上遂而黜之謙益亦黜帰党禍且再起矣

時諸臣泄泄然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虚日攻愈力而上愈任矣

虜闌入薊鎮逼都城上視廷臣無一足倚者吏垣袁弘勲等糾閣臣韓爌錢龍錫以袁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遂為首輔溫亦相継入政府

門户之説為上所深惡幸上神聖知而党各以私意相

攻求勝上不欲偏聽故政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用東林為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從游盛文采足以變一時議論足以壓眾口不自知其舉國之若狂也周溫初相援也繼又相貳周罷去而溫柄去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陰薛才不如兩人而貪與褊同之虜寇之患日迫而從無一人為建一策者溫去而薛敗以貪墨賜自盡其事發于東廠人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為嗜引其義要亦薛之褊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為也

延儒之罷相也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每以外論感動之延儒亦頗自悔未几与張至發賀逢聖俱蒙再召至發辭不至逢聖不久病歸延儒遂赦逋負宥罪斥諸臣收詞臣黃道周之獄具所舉措設施盡反前事一時有賢相名然性素貪見羣論之相推也益自恣納賄愈廣時溥已殁已世奇又遠嫌自愛不入都延儒之左右如吴昌時董晉小人延儒惟昌時之言是聽而遂釀成奇禍矣

延儒再相未几虜闌入邊圍香山又圍開封自畿及淮縱橫二千餘里無一傑者延儒不得已請出視師上僨

而咲曰先生乃肯為朕分憂耶蓋上意已移矣及至軍中未嘗設一策遣一策遣一兵以禦虜決戰惟与幕客私人納賄縱酒妄報捷音以蒙上耳未几虜饜欲而去入言虜輸銀及貂參于延儒賈路出邊此言不特喧傳都下亦且流入大内上以此懷怨殊甚亟放之歸即逮吳昌時廷訊延儒招權納賄之實昌時一一承認于是逮延儒至都勒令自盡如所以待薛国觀者延儒再出所行亦多可取然死而人莫之惜者以其貪而自用也

時在列多名流要皆負虛名無濟国事也慫一入都然

皇帝以身殉社稷而從死者殊寥寥也以是益為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諸公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南都再建用事眾朋而諸臣之相仇益甚當擁立之時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部史可法有世治則循序世亂則議賢之語可法謂士英意在潞藩也遣與姜曰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今上失德事時錢謙益家居往來江上亦意在潞藩蓋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乃東林恐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即與大帥黃得功高傑等持為口實力主迎今上其於操倫序之說固當但與初移書

意不相合可法等實為其所貴也
今上既立可法為首輔亟名天下名流以收拾人心乃
士英一入可法即出為督師而時事不可問矣
士英之留相也首以為阮大鋮為薦舉朝爭力之卒以
中旨起為少司馬大鋮一出日以翻逆案處諸清流為事
還侍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鋮内倚摩璫外藉藩帥并
收動日為助其意不遏欲逐宗周輩而内璫熟藩之勢
從此遂旁落而不可制矣
賄時賂大行凡向之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遣狼籍者
一惟用賄方復原官而朝廷幾為市路矣

士英無以擁立自矜并以三案旧事激上怒上實寬容
不欲起大獄故清流得以幸免
三案之事自光熹二廟以至烈皇帝初未嘗以前事稍
有煩于福邸諸臣亦未嘗以奪長之謀必欲鋤異論者
以存法也今上既立亦宜以當日争持三案之人概置
不論即上啟其機群臣亦當力解乃一時柄臣務以離
間骨肉危動皇祖母欲中指臣以非法之法亦何以解
天下後世之議哉
擁立操異志者當日亦不過數人而已士英欲自詡其
功凡糾彈必借此語以誣入之以激上怒嗟乎周家變

起倉卒羣臣為戴擁原宗社大不幸之事為人臣子亦何忍言功況自代者兼忍陷人尚得為有人心者乎馬阮之欲陷諸清流也非一日矣當妖僧大悲偽東宮王子明等事每欲起大獄以為一網之計致左良玉因衆憤引兵向闕遂以請君側為辭士英聞之惶駭無措因盡撤各鎮勁兵以防左時特虜氣充斥前鋒已至雉揚而滿朝夢夢謂虜必不敢渡江且欲用虜以破左時事之顛倒莫過于此也迨虜騎問渡九五潛渡馬阮身統重兵望風逃竄而金陵王氣竟倏焉歇絕不亦痛哉

東林之始焉為領袖者顧憲成鄒元標諸賢繼焉楊漣左光斗又繼焉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則爲張溥馬世奇諸君子其文章氣節實多傾動一時也攻東林者始爲四明沈一貫亓詩教趙興邦繼爲魏忠賢崔呈秀等又繼爲溫體仁薛國觀輩又繼爲士英大鋮皆嫉正若仇衆論所不與者也平心而論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間亦有清修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甚高而于籌虜制寇卒無實着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肯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勝耳此特可謂之聚怨

我無濟國事殆同之矣
東林附麗之徒雖有陰狡之輩然清議猶得而持之間亦以道役人其行賄者尚難恐人之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惟恐不足至崔魏之時及南都再建之日則明目張膽以網利爲碩畫以多賄爲榮施而廉恥掃地矣
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内璫爲難即賢璫王安亦與諸賢往來乃璫之慕賢而非諸賢之甘于趨附也及其衰也求勝不得亦有走險之輩與璫通款洽者烈皇之季往往有之攻東林者當神廟時内侍無權未有通内者自崔呈秀輩奉忠賢爲主而所以媚璫者愈出愈奇惟恐

不至誠天地間一大怪事逆于南都而通瑞者揚〻驕語惟恐人之不知也向而覺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合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爲異也必操戈攻之而後快或有姻婭門墻故交世誼之相連者如彼此殊途必多方猜忌防維甚嚴務抑其進而後止雖有賢者亦不之信也激而愈甚憤恨益深究之身家兩而敗國家隨之謂皆爲高皇帝之罪人可也但後之論者爲賢爲邪有難提者余亦以前輩所謬愛欲推而入清流之禍中然余不以此少懷偏急平言其是處鬼神之可質也夫

幸存錄卷之中終

幸存錄卷之下

門戶雜志

神廟睿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夷庸臣之故置庶務于不理士大夫益縱橫于下而國事大壞即兩党相攻神廟亦未嘗一割其曲直聽其自勝負而已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挺擊等事皆忤上旨而攻東林者誣東林為好名罪東林以離間周有以微窺上意而陰從其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而其勢不得不屈者良以此耳

國本之說庠猜神廟欲以愛易長在神聖之主諒未必

出此但是時中宮賢而多病羣疑上傈立嫡不立長之語者謂中宮如病不可知貴妃即可謂國母故諱、于立嫡也御史詹仰庇因中宮病上疏諷及之予杖八十舉朝益皇、然公論愈激上雖心厭之亦迫于衆論之堅而立長之意亦定矣

王錫爵之于國本謂上意久定不欲歸權于羣下但令羣臣無敢請即行冊立然三王並封之論一出錫爵即為衆擬施行至大宗伯馮琦力爭始自知其誤不可謂無咎也

沈一貫意　與錫爵大抵相同時臺省錢夢皋康丕揚

輩已經吏部曲處公沈時擬旨留之大為公論所作
李廷機清而劾自負甚高而于國本之爭漸為羣臣不
可過爭過爭或激為他變遂僉以奸邪目之及上年高
中宮以賢見重而東林益安及中宮薨虛位數月貴妃
仍不進位至屬天之時乃命光廟加封貴妃為皇后此
則神廟善處骨肉原無尊長之意久而彌篤矣惜乎羣
臣力請時神廟何不早册立以自啟天下之疑亦國之
家氣運為之也
李三才少負才名為山東藩臬極有名余館山東時李
去已二十年矣民猶歌思不忘謂大盜大猾李擒治殆

盡氏之得以安生者皆孝之賜也
王錫爵蒙召時手疏言上于奏章一概留中時鄙夷之
之如禽獸之聲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篤稱鬼神成何
周體此疏甚秘密而三才竟得之洩言于眾錫謂爵以
臺省為禽獸臺省益攻錫爵而其辭甚醜也
三才善取善与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曰至意
其曰尺直以斡周矣愛之特甚相傳上于宮中請仙以
三才為聖人故群目咸妒之此其說亦似不根大抵才
而不竊非純白也其豪華之習耶不為清流所喜或云
三才初欵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

詩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適有此故羅列佐酒耳遂成以此不疑其侈靡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同往謁之留兩日祇贈數金所偕孝廉頗以為慢又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者贈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之用職掌亦非常也

金壇于玉立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中獨愛韓敬之才記丁元薦與結為婚姻相與至密乃敬為鼎元薦首攻之玉立寔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敬與湯賓尹往來素密取之為元未必無因但于敬之

才亦不愧再特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慾則自非治平之臣要不至如廣戶之甚無辱人妻而壞人節也（廣戶南京）

宮成

妖書（即憂危竑議）之事甚怪一夕閭自宮門起迄街衢閭巷遍厥明舉朝失色使索無不備至其揭；自得者不過書中所指康丕揚輩數人而已時寬陷甚多即高傳達觀國工所素重亦以疑似死獄中皦生光雖兇猾無賴于妖書亦無定跡竟坐以凌遲夫見怪不怪其怪乃敗當妖書初發時神廟苟去焚去置不問不亦可矣而當局欲借此以傾清流激工之去怒以至此良可咲也

梃擊之事提牢主事王之寀所訊張差謂兩璫定說之云苟打了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尚書及各司官与之衆語亦多相合而攻東林者言貴妃負戚寵時上嘗許以立愛至對太高玄殿（在宮內供真武香火處）立誓惋愧言之不符因勸貴妃廣為佛事且助其費上發十萬帑銀建寺于通州遣命二璫為之監視二璫以爲用磚瓦甚多不若置窯自造利甚奢民爭鬻薪于璫張差非通州人也聞之乃鬻田買薪亦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于官復屈差以屈破薪焚訟又不勝憤甚遂挾梃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闌入東宮二說未知

執是總之不祥之徵謂之人妖可也其處分之法不適
始則嚴詢之繼則以二璫及差結案所謂化大事為小
事也事干宮闈原難根究神廟如此處分最為得體一
遂使、紛爭可已
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察
典勢必及某、其意固在免察非所宜也而晝于汴湯
京、兆輩以沮大察典嚴科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述京兆
輩以沮謂候察典竣宣言之于是察典之命未下而明
時先為民矣于是秦疏奎有含死報国一疏人亦有稱
之有但疏中自稱今年算命該死故含為生此亦可訝

也時稱察典究處者七人總爲湯賓尹所鼓動耳賓尹賦才名一時重處共以爲駭然總其品行寔不誣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意無一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已驅逐盡矣

余師張華延登總憲固齊人与韓浚輩至戚然嘗謂余曰當丁巳察典韓浚嘗問以何如對以必翻韓詰其故張曰王之寀題目甚正何爲重處之韓驚愕半日不語嗟乎我師可謂不阿矣世皆謂吾師亦詩教韓浚之友而待論乎想每怪諸公之太甚又如吾友徐石麒冢宰侯峒曾兼臺馬世奇太史陳子龍給諫皆世所指爲東

林也其言公平每怪東林之雜而徧不盡公志然世于吾師必曰此攻東林者也于吾反必曰此東林也物而不化不亦誤乎

齊楚浙三方之貴者相與甚密也忽而相疑是時山東趙煥為冢宰亓詩教為方從哲之門人操其權故齊勢甚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選均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輩而齊與浙離矣之麟既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遇甯鍾惺輩皆才名盛一時久擬臺省銓司俱改冷曹其持局甚固然適所以自敗也如嘉遇之淳和清潔而亦與衆共擯者仇有衆也

韓敬錢謙益王象春卯之麟才既相伯仲又為同籍而相仇之至殊不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一日与卯同遊西山卯為對偶云敬字無文便自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無點不成材以實尹孫瞿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卯固為世詬矣王居鄉最為鄉人所嫉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此皆國運有關天生此輩以致朝野紛紛也

熹廟之初庠賢並名其勢甚盛而敗于汪文言文言之起甚微或以為新安門役也而葉向高趙南星輩愛之甚言必移時兩公即以病謝客文言亦得直入臥內所

言以納楊漣左光斗輩均重之傳楷亦藉忠貞以自解未几大獄起首述文言連及楊左諸公而縉紳之禍遂不可挽矣諸公所以及禍皆以忠賢相仇之故此固君子本色而狎昵文言授人以口實殆不可解也

余與向高之仲孫交言及此此仲孫謂余曰當熹廟時名用諸賢此雖力救文言向客于太監王安所安所每謂王曰天下某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名用皆文言所為文言雖遊諸公卿間未嘗自私故諸賢亦樂與之交也嗟乎士君子之出處亦大矣乃諸賢之出而謂得一文

言之力安得不為所累始之終之宜哉古人云小人云不可與作緣又云君子不輕受人之恩惠終彼諸賢胡不聞焉

楊漣二十四大罪疏上政府韓爌並稱之而首輔葉向高頗足以為事從此不可收拾矣然忠賢無外應亦未敢遽發也自閣臣魏廣微以頒曆失朝臺臣李應昇糾其庭杖眷而廣微憤甚先是趙南星自以老病請特免其入朝得得安之供職于是廣微謂冢臣自請免朝不之罪今陸一失朝即杖眷何不平至此遂挾憤与忠賢通欲盡逐諸臣及忠賢興大獄坐楊左以多贓仍命鎮

撫司五日一比廣徵六駮隨上疏爭而不可得矣引盡入室而欲其不殺不係其可得耶若頹秉謙輩不過為忠賢奴伐耳又安足論哉

當忠賢盛時附和若狂最著者有五虎五彪然皆有由崔呈秀以進也或謂李夔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尚有甚焉者如周進秋為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忘其罪亦不在虎彪之下也此時与之合局而不与之同污者亦自有人如高弘圖者言詔獄削奪之非王志道名用不可出王永光言深刑以致天變王業浩張捷初赴召即默歸此皆能自振拔者當禍之朝諸賢即宜与之消成心

偕大道而終于嘍衆此則諸賢之過也惟崔呈秀窮凶極惡其初之致死于清流因呈秀巡監淮楊從憲高攀龍特糾其貪几致之死故計不交顧耳觀呈秀之縱忠不愈以成攀龍之知人哉

五虎者文臣崔呈秀倪文煥田吉吳淳夫李夔龍也

五彪者武臣田尔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也

諸賢之受璫禍也慘絕一時名高千古就其中周順昌為最清亦獨力無黨當魏大中盛時周順昌未嘗與之比也及大中逮過吳門時見向來交好皆星散撫臣毛一鷺奉大中惟謹至是不敢與大中通隻字順昌憤甚

遂以女許字大中孫且呼緹騎而詈之曰若倡語忠賢此亂自所為党罵萬代向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今當以吾言告之每見人輒痛語時事遂不免于禍使稍默默決不至此此真錚錚君子也被禍諸賢公其最也

緹騎之至吴也吴之士民無不下淚稱冤于是顏佩韋等憤擊之十存一二擁順昌不令去順昌哀詞諭散以夜潛行出境以至都遂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令不少撓刑已即痛罵忠賢輩加刑時則惟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婉順昌即咲之忠憤所激遂致有王恭厰之

灾舉朝駭愕合疏諷諫忠賢之党亦多畏而後巡者然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中謀故終不免偉乱順昌其忠中之忠介中之介乎是時士大夫下詔獄俱五毒備至以至死惟高忠憲攀龍聞逮即自溺園池而不赴其遺疏云臣雖削籍旧係大臣辱大臣則辱国謹北向稽首遵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来生乞使者執此以奏皇上云云聞忠憲生平道學得力死生之際泰然矣文閣學震孟嘗語余曰生平止服一忠憲事事合道継此者惟華鳳超然勉強与自然尚有分也

忠賢嘗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念受遣亦不畏及行遠竄值風雨困卧舟中數日餘遇晴登岸入旅店中惟寔忽見桃花爛然遍有悟從覺事事有異并氣節之念亦冰融矣觀其遺集真有得者獨于門户異同之際持之斷然終不化也四方請祠忠賢者其言皆絶醜不僅知有廉耻事而最甚惟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宣聖謂夫子作春秋而忠賢定三案大于誅少正卯而忠賢然東林請祀之學宮又有一張生者欲以疏以忠賢与忠賢宣聖並請尊入周學逆殛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故暴死也陸當崇禎初

年六伏誅嗟乎小人所得几何而甘于為此不特可恨亦可哀也

忠賢之兇惡國史當備載之余見術士徐姓者言遊都下時有五人共飲于旅寓忽一人從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雖橫終不能將我剝皮吾何畏至夜半熟臥忽有人排戶而入以火燭其面即擒去旋縛四人並入內地見所擒之人手足咸釘門板上忠賢出語四人曰此人語我不能剝皮姑試之即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銀

五兩為壓驚錢繼之出孟欲揚以示威也
三案者梃擊紅丸移宮也梃擊已識其概矣々案々當平
言之光廟之癲也遍體皆冷勢不已起有鴻臚寺々
丞李可灼請以紅丸進是日上名請大臣入再名兵科
楊漣同漣上疏欲上慎起居防其外也
群臣至上言朕病已危殆壽宮再擧諸臣言皇上即位
未及兩月善政甚多天必佑之乞無過慮上言病勢難
挽朕見卿等甚書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奉侍
朕躬最久勤勞可憫且常生子女宜晉封為皇貴妃即
傳望長子即天啟出見群臣上云卿等輔他為堯舜之君

時皇長子侍工楊前孝廷侍從叢閣手挽皇子入坊〻
家語傳以宜封皇后宗伯某已唯〻摩臣言工命封貴
妃非皇后也宗伯于是再奏請工命之上仍以貴妃為
言因命可灼進藥摩臣侍命于外藥進少時上稱可灼
為忠臣速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丸命賞可灼諸臣皆退
厥明內侍傳宣諸臣甚亟及至宮門而龍馭已上賓矣
時閣臣方從哲仍擬賞可灼銀幣加等于是舉朝共言
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臣故賞之情以同謀言亦太過
但不應于賓天之後擬賞以貽人口實耳
是時一月之內連遭大喪中外洶〻楊漣率衆排闥入

一見東宮即嵩呼羅拜面請東宮登極日期以定羣疑
也
李選侍猶居乾清宮以毋礼侍東宮左光斗遍疏言乾清
宮非至尊不可居今東宮即位在邇選侍不應擅據光
斗意欲速選侍之移宮亦忠愛預防之至計但疏中言
武氏之禍恐再見于今且慮有垂簾聽政之計此亦似
為過當也楊左于時即掠閣臣揭請即日移宮選侍頗
受逼廻倉皇從衣衫簪珥盡為內璫竊匿几無存焉夫
耳
御史賈繼春上言先帝于羣臣至厚今骨肉未寒何至

一妃一女遂不能遺厄此亦未可言貴之罪也蓋宮之應移原屬定禮楊左不得居以為功他人亦不得試以為罪乃貴疏一上楊与貴遂成水火貴以楊必將与瑨共受封拜視之楊怨甚極遂掛冠歸中旨切責繼春絕春惶遽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出疏兩解之乃貴愁甚為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弥甚矣

總而論之東林之偏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每使難受而不自知彼攻東林者言風頗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急廻亦不失調停然以此規諸賢則可以此罪諸賢

加之一網不亦過乎當東林賊時所重處惟一經春餘不過年例敘轉而已受處者即以為不堪而罹覿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至死輕者亦必為民盡追奪其誥命誰啟殺機出爾反尔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已。

當忠賢賊時雲間奸人徐姓者上言士民願為廠臣立祠寔絕無其人也惡生周姓者与徐為姻相附麗借此索詐逸行其愚所營祠地適余居後欲據余地以廣祠基所以相逼者甚多余終拒之余時布衣徒步以待禍至幸聖明御宇徐周立賊余乃得免嘉善錢繼登為蘇

松道枷責徐周以示衆仍戍之

熹病廟亟時魏璫張甚中外危懼意天下事不可知熹廟烈皇入見即諭以吾弟當為尭舜之君烈皇恐懼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為託又言忠賢宜委用烈皇益惶恐求出熹廟賓天忠賢自出迎請烈皇入宮烈皇亦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也

烈皇已入宮矣而羣臣無一人得見有烈皇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璫攜劍過即取視其劍留之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無從取從者云宜

問之光祿寺隨傳旨取給之歡聲如如雷
時摩臣俱在寓聞卜懼入朝之有他變生死且不可知
耳及至朕門宜有持之不令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易服
矣又謂未成服服宜如常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
不續哀訴官者乃放入臨哭大行皇帝云
是日喪次見王坤魏忠賢兩增俱在忠賢兩目俱腫口
不能出一語諭令各部備辦喪礼皆王坤發言也
後摩臣出少頃忠賢獨呼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
聞或云忠賢欲自篡而崔以事未易為止之也
然皇既正位聲色不動逮元兇處奸党宗社再安雷無

一八之助神明自運數之世宗之中興爲史難矣
時在朝皆魏党莫發其奸楊楊維垣首糾及之然猶不
敢顯斥也至陸澄源錢元慤直疏攻之錢嘉徵列言其
「大罪乃詳盡璫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始發鳳陽丞
中廷言者愈衆攻者愈力忠賢偵知上必重處之乃与
李永貞輩痛飲盡醉自縊于旅店
呈秀知忠賢之自縊知不免乃列姬妾并盡出珍異酒
器縱飲〻一杯即擲壞之亦自盡嗟乎魏崔二人惡貫
已滿天下久受其毒雖計窮自縊天下後世猶以不得
生受寸斬之為恨也

時天地重光乾坤再闢皆上所獨斷言者特知其机已決策發之耳嘉遇與余交補〻大雅人也其子孝廉泮有至性悟早夭嘉徵後以貢為縣尹元懋懽司銓澄源後欲與東林反啓所行亦多不檢以京察黜之為善不卒後之君子惜之

上既處忠賢即同臺諫言定逆案以示天下閣臣韓爌錢龍錫不欲廣搜以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重處最輕者為民閣臣又以數十人上〻復怒其不稱旨諭以称頌贊導速化為題皆令列入且云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肆惡

然此且内廷同惡者亦當列入閣臣以外廷不知内事上曰豈識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上名閣臣入先有黃袱包裹者累累指示閣臣曰此皆紅本附璫實跡也當一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票擬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冢臣王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不習刑名對上乃令法司同事又云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處閣臣以無事實對上曰瑞圖繕寫為逆璫所愛宗道為呈秀母於文稱在天之靈可惡如此何云無事實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善待選侍之論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

曰惟反覆所以為真小人應列入之于是逆璫所羅列
者甚廣几無一遺矣
案中情可矜疑者如楊維垣首糾呈秀而仍處以謫
戍虞廷陛魯森孫居相于趙南星原無弾章以糾南星
誤審之呂純如雖有頌璫之疏々至熹廟已賓天霍維
華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據郎報以入之草々羅入致
被處者屢思翻案持局者自費提防糾纏不已至南都
再建逆案翻而宗社為墟矣此當局者之咎也
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為冢宰王恭厰之変永光雖有
疏言及濫刑然其生平不無可議第君子与人為善當

以其自新而恕其前愆乃東林諸賢必欲逐而去之至永光積憤為雖引用袁弘勳張道濬輩再起立黃之爭非諸賢己甚之過哉

枚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處周延儒方以名對得上意懼同推勢必及周力沮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周不惟適啟上疑于是黨同二字中于上心者益深溫體仁首為發難而周陰之為助或云內廷有為之應嘗共貲八萬兩宮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謙益輩揭〻不知也倏蒙召對謙益且自以為枚卜之典定于此日矣及入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辯時溫言如泉湧錢以事出

意外詞頗屬也

初謙益與韓敬爲仇韓浙人也錢欲典試浙中文震孟曾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以緩緩枚卜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寔冤而溫以爲非此不足以死之觀錢立身本末原不足用而溫已前發難端與滿朝爲仇勢不得不自結於上及致入府專意逢迎惟以奇忌爲事未嘗敢於上前救一人爭一事也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之元氣凋殘盡矣然其操守頗能自勵故上始終敬信之再周出頗反溫之所爲而操守濫甚敗壞國事寔在兩人而寔東林過激以至此也

當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其言非盡由周家之起見也平心言之不納苞苴是其一長其庇私黨排異己每因事圖之使其机自發而上不疑也無識者遂謂溫于閣務自勝而其技刻陰險自非端人也

溫始与周深相結周為力助而且援之以進及周為大璫王坤所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救及科目任贊化糾周去之凡与周為難者溫皆荐之　溫者皆庇焉蓋周之去溫實擠之也

袁崇煥之下獄也攻東林者欲借錢龍錫以遍織時賢

周溫寔主之後，曰黃道周疏救周意頗回。時久旱不雨，言路復屢及之，錢乃得減辟為戍。錢初出獄，周即相過，極言上意怒甚，云有可恨事多，卿等豈能盡知之，一語挽回殊貴力。錢極感之。未几溫至，錢曰述周語，謂非公等力救，何以再生。溫第曰：上原不甚怒也。于是聞者遂謂溫為真寔，而周多虛偽。然此特溫之巧于擠周耳。

嘉善錢士升生平端謹，為東林所推重，而龍錫具座師也。聞溫語，頗重溫而輕周，溫遂與周相結。士升入政府，溫意有所欲為，每推之令先發，而後從之。如用冢宰謝陞、惣憲唐世濟，皆溫意也，而錢寔成之。又溫攻去文震孟

頗引錢為誣鏡。亦有助溫語及溫所欲進者已進欲退者已退而視錢為贄物也時適有許奏錢之弟湞撫士晉者溫即擬嚴旨仍囑同事林釬媒得淺言蓋欲借弟以逐其兄耳錢旋上四箴疏語多諷上又爭搜括江南富户事遂去位其去也頗光明而中間為溫所用凡受擯于公論受溫累不小溫棄之如遺也其立梲如此固家元氣剝喪良多至于虜寇交訌不展一籌則凡居政府者皆然不得獨責一溫也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則內璫啟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舉朝之用舍榮枯則

一視有倏之趣向亦似為所陰移而不覺者當初段時內璫不許与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璫輩為不足稱而攻東林者黙助之日以朋黨之說中于上其時以通內自許者史埜也輔臣錢龍錫之入獄皆史懠之及其得出錢自云大璫王坤心寬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陷錢謙益于獄也謙、益去死殆已如髮大璫曹化淳憤而發奸棍張漢儒佐常從熟縣、之陰謀將張立枷死溫遂而錢釋吳薛國觀之死也厥璫王化民寔為之而周延儒之死則又小王璫怒之也曹化淳之喪其父也大臣与言路多往祭奠小、王璫喪母大臣亦多往送甚有倡為

倖進者揚揚不以為醜也其九卿不任者鄭三俊程國祥耳甚恥道喪奔競成風國事安得不敗然此時內璫特陰為播弄其畏上英明實甚也若南朝之事則攘臂揚眉內外交相市以為即閣之上無傷也眾擬銓除摩璫人人可言即大璫自好者亦歎為絕闗盡敗而國步之不可挽也以視先帝朝真天淵矣

周延儒之承上眷最深凡上怒時莫能挽回惟周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之獄人皆以為必不可救周惟辭解之得減戍歸矣後上偶言及岳武穆事帝嘆曰安得如岳飛者而用之周進曰岳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直事文

戎多虞張即如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同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還以原官矣此亦固所長不可沒也

烈皇帝之英敏勤政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非人也廢几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勤愛周不失賢相惜用之稍遲謝陞不狥物情亦不違公論三公者于二党皆虞公不滯謝時合離或以其机智少之其科許譽卿也寔達迎溫意本几又推鄭三俊為總憲似亦善補過者但魁虜之難范尤節最烈可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閣变即自縊為僕所救欲再縊

而殺已入倫之矣受刑至慘已而搜其寓蕭然無一物
欲脫而大用之方終不屈以死或惜其危之少晚然于
人都終無敗也謝不免于呂虜未几即被戕云為虜所
綻已惜亂出方下遠矣
馬士英素以才名望稱其濶大不羈或亦邊才之選而
用之政府則用之乘是矣初為太監王坤所薦遂戍周
延儒再名阮大鋮實以士英託之遂起為鳳督與大帥
黃得功劉良佐善曹一眼表殺埠土弓賊小耒耒時營中募其卿黔
兵為親丁頗耐戰為傑之南通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
初至淮士英亦與通殷勤頗自任德而歸怨于南樞史

可法以爲我國願公等來而史公不喜也及擁立之衆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已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第士馬入秉鈞而史出督師即國事敗壞之始也時四鎮之驕悍士英尚不得以交瑄籠絡之史則与之相水火安能聽其節制史至維揚即爲高傑所困史竭心調劑僅得相安久之高反欲爲史用而黃劉皆起而爲難馬知高之向史而心亦忌之矣

當北都初破時高傑劉澤清皆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大掠維揚瓜步間殺人無算莫敢聲其罪劉宗周以總憲名首疏糾其可斬輔臣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紀錄

于是澤清忿然起而与姜刘為雜士英同而用之四鎮遂合疏攻姜刘詞甚凶悍史詢之四鎮皆佯以不知對史信之遂疏言此疏乃黎立之巧混刘澤清又上疏攻之謂前此疏定其所上同史偶問故偶混啓之至尊之前僉偽僉真此怪大事而士英方快于姜刘之遂用大鋮以翼已耳史從此展布益難矣

大鋮一出凡海内人望無不羅織巧詆貪夫壬人無不湔洗扳用焉原無殺人之意故不至遽起大獄但每上疏則必擁立二心為題殊不知擁立懷二心者不過史姜数人与諸臣何与而欲一網及之乎

妖僧大悲者自稱為先帝又自稱齊王殆類病狂者以
張孫振阮大鋮借此欲起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
三參七十二菩薩之名海內清流如徐石麒徐汧陳子
龍祁彪佳之屬皆入其內即余未嘗為一日京朝官楊
廷樞先李應耳而羅織者欲肖及之馬頗不欲殺人故
中止耳
時又有假東宮之事據聖諭謂以孟春至留都留之不
肯止直走嘉興武陵走紹興上虞遠二庵名之乃逮時
上令庫臣識認馬已先有揭其必偽及群臣往察王鐸
百官其偽旧東宮講官劉正宗李景濂亦以為所言講

蹟事亦非真眉目亦不符方馬之揭請群臣識也謂講官方拱乾現在當令阮大鋮密諭之拱乾入馬許以即復原官且加超擢及往認之日旧東宮以為此冀有同講官姓方也拱乾不敢應及刘李具疏方不肯列名仍出都々人藉々不平皆以為真中官亦有言為真而縉紳則皆以為偽也阮大鋮張捷又欲借此以起大獄而事者紛々起矣

時黃得功首上疏言不得遽加害刘疏繼之左良玉表繼戒上疏力争左遂誣馬阮稱兵向闕以清君側為名在師東馬遂盡撤江北勁兵往禦而于虜則不以介意

也
是時虜已逼維揚有言及右馬皷曰無虞且欲用虜以
除左嗟乎東国者而夢：若此不及之何待
四月二十五日虜破揚州督師史可法死之時虜騎已
已争問渡終不以為意也五月十九日虜順流直下無
一矢相向右馬士英随擁兵出遁張孫振阮大鋮亦或
遁或降惟張捷楊維垣死之
上与二庵単騎逃出得功営得功随戦役上亦陥虜将
士英既不衛城又不衛上第云奉太后以行其實士英
之毋也所主擬兵大兵謂非天下之罪人哉

南都之政咄咄怪事殆不勝書當東宮爭起之事復有

僞皇后之獄僞皇后者自稱童氏係上之元配且已生

有子初在河南按臣陳潛夫為之疏附併驛送來都及

至上震怒下之獄備受拷訊終無變詞此所不解也

時又有市人忽聞空中語令其入宮認子遂排闥而

為妄語亦異事也

時無一官不用賄以入苟費多金即負至詬立致要地

中官勲臣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有一中官向冢臣徐

石麟居間欲用一縣令為吏部石麟堅拒之奏聞于上

上亦不之問又有給事陸朗外轉者費銀二千兩得中

旨慰留石麟賢之內璫內璫云此已進御遂不敢言者
而給事反彈石麟去位要之進御固妄言但諸璫與馬
阮相表裡即偶聞于上遂以從龍而來貧苦無資寔訴
上憐之不之罪已凡白棍至都門者即日可為大帥凡
前官未必缺而後官復陞任及至任至事事乃令旧者仍
任而新者候缺于是旧者欲固其位不得不輸賄新者
前費無償更如賄以求速任大抵小人之揚揚閹忌莫
甚于此時而囊橐盡傾以奉權要亦莫甚于此時也都
城有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之謠嗚呼始于宮隣卒
于金虎豈不痛哉

羣臣之負烈皇帝也以私忍羣臣之負弘光帝也以警
晦其負國同也水落日出蓋棺定論北都覆而范景文
李邦華倪元潞馬世奇申嘉胤成德金鉉劉理順許直
自殉于官南都陷而徐石麒劉宗周侯峒曾徐汧黃淳
耀殉難于家不可以其東林也而誣之若陸廣臣殺如
錢謙益李建泰輩自不得以其東林也而恕之又如張
捷楊維垣之死難不得以其非東林也而少之如蔡
奕琛唐世濟卯之麟張孫振陳于鼎劉光斗之失節亦
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恕之
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之夫婦淩義渠

施邦耀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徵王家彥勳臣襄城伯李國禎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大康伯張國紀駙馬鞏永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周王承恩

南都死難如高倬劉邦鄉吳剛思吳嘉胤陳于階錢棟祁彪佳勳臣靖南侯黃得功曹之嶼吳志葵黃蜚侯承祖父子陳天叔等皆日月爭光者也故附記之

德成之自盡也先語其妹云尔尚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忍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殁亦慟而自

縊初德之屢糾溫體仁也予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力
書體仁于廷且欲擊之溫訴于上逐之出都謫戍復遇
屢變家屬盡殁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尚未及婚甫
名廷而即闔門殉難最為烈烈
劉理順成德士也亦闔門自盡冠在中州知其謹清亦
聚哭之
馬世奇二妾亦先自盡
汪偉與妻對飲曰盡妻誤縊在左即曰止止夫應在左
仍易位而絕
南都已都覆人皆謂勢不可復挽惟徐石麒求誓死與

復來殺偽官後衆情紛紛互出石麟于外反城垂破自
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經二義僕一義僮從死焉
侯峒曾倡義守城殺敵最多故虜最恨之城破自投池
爲降將李成棟棟引出取其首指爲元凶示衆其子玄
演玄潔年少高才自南都破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
是爲虜所執執兄弟爭死之義僕獲怒怒從死
黃淳耀（嘉定）初登第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
然高閑及與侯峒曾守城城破與其弟淵耀同自縊仍題
于壁以不能謀國爲恥
欽天監博士陳于陛聞難衣冠謝恩訖從容自縊

吳嘉胤奉差出都聞虜渡江及復渡回車駕城外僧寺中欲上書復明社稷屢進不達及書上即自縊

侯承祖守金山衛殺虜五百餘力屈被擒罵賊而死

此數公者死難中尤烈者也計吳日史呂當各為立傳以識其生平之大節死難者不止此數公也當再為詳記

流寇大畧

流寇始于陝西潰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師也陝西連年飢饉民窮賦重而其民又皆悍暴不肯忍耐飢寒于是從寇者日繁其始固易剪除也皆由任非其人而勦之不力泥于撫之一說以誤之也楊鶴為三邊揔制欲安撫之既撫復叛鶴逮謫戍

洪承疇為陝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勦寇几盡僅存三千人渡河入晉〻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流入河南四入川而蹂躪弥廣矣

上以陳奇瑜為揔督時寇入川而裹几為川兵所盡遁

入漢中府之東箱峽奇瑜再主撫漸遣、入秦至秦又
叛奇瑜逮下獄
上乃用洪承疇為總督統陝豫楚蜀之師以勦之賊聞
承疇來大懼盡避入於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變蛟
勇而驕遽入山搜勦為敗沒賊遂逸出楚豫間
上復以盧象昇為承疇副孫傳廷為陝撫象昇身先士
卒以善戰稱而傳廷甫為邊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
合而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賊于豫而承疇傳
亦時以捷聞賊且衰矣同虜入邊急召三援虜退即用
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薊遼傳廷于保定而賊又復熾傳

廷隨以稱病不還逮下獄

時楊嗣昌為中樞疏薦熊文燦為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為名蓋言額外之地此或楚中寥潤偶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有上書爭者輒被處遂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司農專理勦餉畀文燦等以勦兵事然然文燦同在闖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賊必可撫遂一意以撫為碩畫矣

初賊之起也紛紛無主名久之乃有老𤞑、闖塌天滿天星小紅狼翻山鷂等鶯名亦未著姓氏也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小來仜輩漸并各冠為雄長

文燦招獻忠降之處于穀城襲之如驕子以任其肆日
侮民居創立關課收稅地方有訴訐者文燦每仲裁而
誅民民怨恨之未几獻忠率汝才旋叛其勢益張文燦
被逮下獄

寇之復叛也時虜又闌入燕齊殺掠無算嗣昌乃自請
勦賊罪上為賜坐設宴賜劍并賦詩以寵其行雖大帥
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莫重焉

嗣昌至襄陽申嚴號令鼓勵將士一時聲勢赫然旋敗
獻忠而圍于瑪瑙山獻忠突出戰墜馬几被獲時擬之
逸有突左良玉也獻忠被圍久遂鑿山徑走入蜀嗣昌

糾蜀撫部捷春遠論辟蜀氏為之訌竟上不之釋獻忠遣奸細入襄陽城潛与獄中大盜通又遣寇偽作商入將兵器匿車中先運入城至則內外相應城遂立破襄王被難寇自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滔天而不可遏矣

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常洵不屈難被賊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張嗣昌旋沒或云服毒或云自縊其罪固應誅矣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者輒譴責

闖賊再封圍開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餘金草根木皮以及筋革之類皆食盡乃入相食上令各路進兵

援救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力戰
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困頻樓臣任濬與司李黃澍筆
誓死力守周藩所費不貲左良玉來救為賊所擊去城
已不支而河忽大潰城沒為周藩與守土諸臣皆走高
阜得免而百姓則盡葬魚腹矣或謂城中諸臣自決河
堤以便出走然河堤俱高于城賴年年修築故得無壞
賊既圍城堤久不修治其潰周宜上亦不之罪也于是
擢澍為御史儼詔慰問周藩豫汪喬年陷殁于城中
上出孫傳庭于獄為總督悉發秦晉兵以討之傳廷乃
大治兵卒自謂必能破賊上趣之出關之傳廷與賊轉

戰而前寇佯屢敗以誘之深入傳庭銳而疏不疑也一戰而殁軍資蕩盡遂入關傳庭死于亂軍

先是寇所破城邑武弁多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之祺輩皆蒙面屈膝矣

寇由秦入晉所向披靡上先遣閣臣吳甡往督師甡逗留不進而獻賊已破武昌旧輔賀逢聖死之上怒黜甡旋逮問遣戍

獻賊所至殺戮無遺而李賊稍減恐民饑以李賊為不殺人至即迎降凡不留行惟榆林死守與賊殺傷相當城破之日皆闔死無一降者以榆林多老將世職也

寇渡河而東旧輔韓爌撫臣蔡懋德死之郡守張嶙然
迎降且為之用
上遣李建泰督師躬送之出城待以殊礼然兵餉皆絀
送京兵從行中途多散去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
矣李為寇得不能死待闖寇以同姓称之為叔安以不
死即以失節不待臣虜而後知之也生李平湖頗負重
望至此真可痛恨也
寇一枝從真定來一枝破居庸關而入時京師四面皆
賊而猶日報捷也
詞臣李明睿建議南遷科臣光時亨力阻之又言東宮

宜出撫軍于江南六不顧時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田練兵淮揚閣後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紛而城中卒無料理十五日尚館課庶常十六日召對考選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即破彰義門內城中猶未之覺也

時城守皆中官為政百官無一上城者炮聲四面不絕守堞者寥寥奸細已滿城有二璫懸城而上以寇勢報聞亦寇使之內閣也上知大勢難挽遂令宮中自盡長公主在旁上刃劈之斷一臂不死上掩面于蘇而止馳騎至城門不得出復入宮自縊于煤山

上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乃毀冠裂冕而崩猶書衣衿以不殺吾百姓為戒聞者無不痛絕也時寇遂馳騎入城其所以破城者城中人俱莫之測聞齊化門有寇內伏大呼曰城破矣為兵者即殺民皆免于是城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寇復從齊化各門遍呼而一時蜂沸爭開門納外兵居民見寇入巷倉皇走避匿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毋遁為也

自成引兵至大明門恃善射對天祝告曰我得天下若安乎則箭射其中門發矢入九灵中人謂射入空墟殆空名耳

自成入宮奉帝后之靈出置廷斷梓宮莫具傳聞檄棺置蘆蓆棚上有一僧以麥飯一盂爲奠萬姓無不哀痛飲泣而羣臣無有哭拜者自死雖二十餘人外殊寥寥也

自成勒各官執官名出見羣臣皆趋見立門外竟日不許見令押至青街留又之乃押至空舍中巡守惟謹備加淩辱群臣至此求死亦不可得其無恥者周閔節通其用事者自成令再呼見遂分别用舍用者令出東華門押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分送各營追取金帛夾而纍之廷中昳獻未厭則再加酷刑死者亢亢

也嗟乎諸人不能早自決以致此身備受慘酷恥貽萬世可不哀乎

觀察德方岳貢皆先覔死為人所稱終無慚詞亦有潛身得免者亦皆可原

先帝神聖憂勤身殉社稷千古無兩而死難者寥寥大悵也大抵野史所紀降賊諸臣鮮不定者而南都所定六等之案從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陷入之案屢定屢易蓋懸案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為出入游移留一不結案以為招徠之地即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為題請也

寇初索金帛于各官無一人得倖免者此亦寇盜之故技故李賊每登御座即昏眩豈俟智者而始知其無成也乱

時自燕及齊遍設僞官所至靡然從之僞官至地方亦惟以搜括士宦金帛為亟、始之從賊者至此遂咸有悔心自淮而南僞官亦不敢至以淮撫路振飛按臣王燮取僞官呂弼周等戮之也

寇未破都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震驚上召其父襄問之襄言三桂忠孝自矢必不至此三桂旋斬寇使奏聞上大喜寇破城後發兵爲餘往關外寔畏三桂之

来而先阻之也三桂引兵勦殺盡殲之自成闖哉憤甚
自率精兵赴之三桂偽敗誘之出關適東虜兵至三桂
前後皆勁敵不得已乃与虜合自成大敗部下步兵無
一存者騎兵亦僅存十之一二矣
自成敗于三桂驚懼奔还取所掠宮中珍寶及金帛子
女疾馳而西三桂率勁兵追之至真定而返
寇至陝發重賂于西虜欲市馬西虜掠其虜殺其使寇
遂不依虜再合三桂而追寇皆不戰而走時剩寇止萬
餘矣嗟乎同一寇也在昔也以烈皇帝之憂勤宵旰以
天下之精兵勁卒以數十年之思維補救而不能酬君

之勞心雪晉天之痛憤反肆毒神宗操戈向闕宗社坵墟故宮禾黍聖主中宮俱以身殉備貳諸王皆為所獲寇氛之難于剪滅一至于此迨率其醜類望風而竄其士馬猶號數十萬也乃一戰而成瓦解之形滅跡掃塵之勢屈指犯闕之時曾未滿四十日耳又何掃除之速而殄滅之易也嗚呼天寔為之謂之何哉

李賊挾二王至陝中時尚無恙吾鄉有親見之者武神靈默為呵護未可知也

幸存錄卷之下 終

續幸存錄序

嗚呼此余友雲間夏存古之遺筆也存古爲吏部考功忠惠公之子初諱完淳復其既後所更名忠惠公以聖賢豪傑之才爲東南君子之冠于書無所不讀于賢士大夫無所不交故神廟以來國家之興壞賢奸之進退致虜之始末兵食之源流皆井井于胸爲能指畫其所以然之故乙酉之變義師既敗將赴止水懼後世傳者之失寔也著幸存錄一編以授其子完淳且曰余從殉雖諸公九京游矣南都及舉義之事汝雖幼寔親見而目之其續是書以成余志存古承命悲懼哀之餘不敢

自癸丁是為續幸存録書未成而有丁亥吳勝兆之變執二書以囑余曰先忠惠一生經濟盡在此書淳之所續〻〻今適庭之訓〻今大難殷流死生未卜苟得藉子而幸存焉先忠惠之功子之功也余受而謹藏之篋笥亡何存古又殉節于南都矣嗚呼忠惠死忠存古死孝朗以死孝論方之者下忠負父子不具然与存古天資爽啟承家學淵源方八九時為詩賦古文援指輩立就莫不奇麗可觀一時目為聖童年及象勺便志存社稷凡朝野大故忠孝大節蓄論心而措諸論者咸畫然炳然而丁之際僑寓吾嘐之槎榛余与之論列古今感慨時事未嘗不

奮臂搤腕嗚咽流涕也死之日揚揚如常談笑受刃可謂從容赴義者矣然年僅二十有八伯道無兒若敖餒而老母之資生之策生妻有去帷之思天亦悲乎雖忠義英靈日獄不同宋祀之存亡為蜀晦復之君子請是編者能無致怨于誰生厲階而重為悲也哉

旹

大明永曆庚寅年孟夏晦日古嘐友弟陸元輔揮淚敬述

續幸存錄自叙

幸存錄者先忠愍國變後所述也首盛衰大勢遠事門戶與流冦大略井井鱗鱗本朝中新之由莫不次第詳盡追至先帝死社稷遂絕筆不復記也先忠愍臨歿呼僕撰手編而命之曰余欲述南都之興廢義師之勝衰今已矣從義師諸公九京游矣靡有晦矣汝雖幼南都之大政于庭訓猶及聞義師之殺汝寔朝夕于余余死矣汝其續余書而成之嗚呼澤手存焉父書猶不忍讀何況續其遺書耶然先志不可違也自草土以來恒思纂述而哀瘠之餘形神俱凋念先志不可違也故覩

先忠惠風一編使淒然自廢景光如逝忽爲小祥次先忠惠遺行之後綴此以編余生也晚見聞未廣後之人謂余多所遺闕也敢不受責若責之誣責之枉我知免矣吱巢餘卵旦夕待命藏是編于名山石室俟明天子興有日開天祿石渠訪蘭臺之遺追述先朝逸事是編也或與幸存錄不無小補云

孤子夏復泣血識

續幸存錄卷之上

南都大畧

北都之變也以倫以序本宜立福邸其次則惠瑞桂三王也潞王比四王爲疎福邸旧有異議三王又在遠于是有擁立潞邸之說鳳督馬士英擁兵扶四鎮以唱南都諸大臣諸大臣懼不敢逆南樞史可法實司擁立事私問諸士英士英遣其私人口傳國家當不幸之秋立君當以賢倫序不適宜執可法信之答書極刺弘光帝藩邸不道事意在潞邸士英得書竟奉福邸至龍江關羣臣錯愕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强出迎定策而

可法書已入士英手楊言于從龍諸內臣以明上之得立功皆由我此內輔分左右之始也然士英答可法書不通南都部院公移及十三大臣擁戴公議可法列名而已為首者掌礼部姜曰廣也

五月初三日上即監国位廷臣尚紛紛不一推上者不過李沾等三四人而已後皆以不次超擢之

十六日上登極用史可法姜曰廣及高弘图為閣臣再用馬士英及王鐸士英因定策功鐸則藩邸旧恩雖互相登庸而莞桔固有別矣

時可法寔東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慎言為冢宰刘宗

周為總憲九列大臣各得其任選士英擁兵入朝假中外之後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而可法出督師于江上士英兼樞矣

可法之出天下皆斥士英為奸雄呂大器等庠起而攻之選薦阮大鋮而舉朝皆嘆駡也

大鋮之出亦初無大志不過欲遠方一撫臣耳而其臣時廷臣謂大鋮一出則逆案盡翻逆案翻則上且駁ゝ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于是一呼百和衆論沸騰大鋮見衆之不吾許其毒愈張有計不反顧之意故佐樞命下斥逐空廷愚惱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

之使然也

可法之督師江上也与四鎮寔為陽儒之文與平伯高傑遂困可法于軍中舉動不得自展初四鎮分藩可法本以以為靖南侯黃得功淮安為東平伯劉澤清鳳陽為廣昌伯劉良佐與平則為鎮徐州留揚州為閣部回翔之地徐州苦寒揚州富麗甲天下傑遂挾可法以求揚可法調宛轉竟与揚州傑遂解其困從此綢繆王事可法開款布誠傑恭謹惟命反成握手之交傑跋扈非常一變而為忠勇六良將也四鎮調停統緒方議北征而宗周之疏作宗周謂澤清等可斬夫澤清等周可斬

第慶南都之勢發爲此言不足以壯社稷遣以速之禍耳于是四鎮合疏糾宗周而宗周去姜曰廣旋亦不得安其位矣

曰廣之去与士英朝堂大鬨几至老拳相向姜辭朝上御殿摩輔陪列姜曰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望上當以國事為重上曰先生言良是馬憤詈姜曰吾為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養故鄉以避賢路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姜厲聲曰擁戴是人臣為功之地耶馬曰姜曰廣定策時意在潞藩

寔有二心上司洛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無傷國體内廷之事不可向外人道也姜隨出馬從之復相詬詈于朝堂一時謂二相鬧朝真綱紀蕩然矣况闖之陳犹付于龍陳姜之門入馬之年冢于

當是時朝堂外鎮各懷猜忌互相詆斥朋党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若罔聞迨虜已有南下之志始遣陳洪範左懋第北行洪範与虜合謀當夜逃歸寔陰懷叛擒之奸謀懋德不屈而死究何裨于国事乱

士英大鋮既朋党為奸惟以納賄招權為事張慎言念而去位徐石麒代為冢宰未几亦掛冠而歸遂以魏公

徐弘基之請用張捷李沾以七品小臣越陞總憲用刘應賓于文選張孫振于掌道一時名流盡皆告罷即宦寺之有人心者如韓贊周則連疏乞休盧九德則殿前慟哭而士英等則漠然自以為屬不足畏也始也議和逹使士英曰和則和耳既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則不和耳戰耶守耶吾未見廟堂之上有道此隻字也錢謙益素稱儒林之望迺使過之疏一出而名節遂掃地矣謙益之意不過欲得揆席出此喪心之語而士英即借此以用匪人而楊維垣遂以副院用矣究也士英愈疑謙益反絕揆望則小人枉為小人而已謙益請用楊維垣為

剖凡

時廷臣日在娛樂如若不及上亦端拱無為後宮于女以千計酣飲清歌逍遙自適而虜寇之事僅委之可法一人可法諭四鎮渡河親督其行適除不得歸勤勞懇悃可法固所自矢然大廈之傾一木豈能支也哉入春改元虜騎已逼河南高傑拜表北行剋期西濟頗有奮不顧難之義故當日四方士庶見可法掃陵一疏及傑疏及河上表無不痛心疾首淚下沾襟也而一時東固豹者弟以答優旨亦何以鼓天下忠義之氣哉二月中妖僧大悲之獄起大悲自稱先帝既歸法司復

稱為潞邸之弟皆長也三月晦日斬于通衢三月朔王之明童氏兩獄俱起發一稱故皇太子一稱上旧妃其真其假草野小臣豈敢仰度天家揔之屬置無術燭影之疑遂難免千古于是黃得功劉良佐忿言入告寧南侯左良玉并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向闕建平而下士英大恐遂檄得功良佐以抗王游時高傑已為許定國所害矣河上之師盡歸瓜揚定國導虜直下可法死守揚州不支而死左兵復下破安慶盡殺阮氏大鋮等謂與其俟左氏之來不若速虜之來可用虜以破左也并欲殺王之明以絕其望以虜信日急遂未及行傑

清卒渡江靖虜伯鄭鴻逵掩而殺之且也露布告捷璽
書寵封清卒遂轉而降虜引之而南瓦解之勢已成而
鴻逵報虛捷也
五月初八日虜遂南破鎮江
五月初九夜上遂與屈尚忠張執中二璫單騎奔靖南
營
初十日平明士英入朝車駕已先出矣遂以黔兵五千
奉母為偽皇太后奔杭州
黃得功力戰不屈自刎而死其營中將士遂縛上出降
嗚呼哀哉

刘良佐叛降于虜

初十日南都以上之出也獄中擁王之明為監國奉之為主

十三日虜豫王至有明諸大臣開門長跪爭先迎款潞王監國杭州復遣陳洪範請割江南四郡以和洪範陰與虜公潛師疾趋武林潞王遂為潞虜得與上及王之明同檻車北狩

時士英由浙得與虜鎮東伯方国安兵二萬奉魯王監国然士英雖依国安擁戴魯王而魯王擯不得與于是有江東之事

鴻逵自虜渡江後由海道奔閩奉唐王即位改元隆武除弘光年號于是有閩中之事唐与魯皆孝陵之後也

續幸存錄卷之上終

續幸存錄卷之下

南都雜志上

弘光帝入都之日有兩黄星夾日而趨此太白与辰星也新主肇元太白晝見祥耶咎耶何乃泄泄耶

神木者高皇帝建殿之餘材積在南京工部庫中且朽矣一時遍稱為嘉瑞致興土木之工迨三殿落成而國運隨之以畢當時大臣處天崩地坼之時不思祥桑之脩省徒侈禎祥以惑愚民不學無術一至于此吾未見光武建元先言河清嘉穀也

史可法清操有餘而以之治兵則不足禹士英守己狼

藉不脱豪邁之氣使貪使詐不得已而用之可堪將領之任而以之輔衛則負衆致憝有必然者今內馬外史柳何悖也

當馬之出刘宗周而用阮大鋮也曾賦詩曰蘇蕙才名古絕陽臺於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也應快殺竇連波

刘念臺宗周本出數疏自稱草莽孤臣當時想其丰采殊不知孫綝廢亮立休自稱草莽臣五朝元老不學無術一至于此

徐虞求石麒為冢宰時有制臺省年出八人為方面官

給事中陸朗貪而橫庚求黜為參議中旨特留此三百
年未有之例也奔以一諫官遂冢几被不測咄咄可怪
阮園海大鋮家居時自署門曰有官萬事足無子一身
輕可以見其猥鄙
阮之出也滿朝大閧如王孫蕃左光先詹兆恆各有疏
疏上王疏曰樞輔以大鋮為知兵乎則燕子箋春燈謎
枕江之陰符而林頊之黃石也燕子箋春燈謎是阮所
作傳奇此等褻語殊失告君之體顧瑞屏錫疇為宗伯
其所表揚數事皆有益于國體如尊崇建文代宗景泰二廟旌
卹雜北變諸死難者雖國步艱難寔足鼓勵人心

祁世培彪佳為巡撫時有軍儲之裕八萬以二萬充史道隣之軍儲其六萬存貯鎮江庫中龍楊友文驄監軍京口欲漏其賦而無辭遂創為城金山之說嗟乎七尺之堅与江防何益前人苦心節之後人糜之可為切齒南都擁戴潞藩議以南京礼部寺衙門統之及士英入相欲借此以起大獄而議止列名並無符印遂竊南礼部印管誠齋紹寧署部事大索三月卒不可得遂易鑄印既滿朝俱知沸然相傳焉因不敢發前議闡其計蓋出于蔡奕琛六險矣扎

上狎近匪人巷議里唱流入大内禁園于是侯奉後庭

教坊樂官出入朝房時人乃有老神仙之號嗚呼究業之曲未終凝碧之歌已奏彼蒼者天其又何尤

上喜談乘事ゝ頗親閱繪一日貴陽馬士英進沈石田画一卷上親署數事[字]士英与孟津王鐸共跋一行若在盛時丹青遂成佳話及蒜崩潰飛白竟是清狂耳

阮大鋮誓師江上衣素攀圍碧玉見者詫為梨園裝束錢謙益令妾柳如是入都柳冠插雉戎服控騎如昭君出塞狀嗟乎大兵大礼視為優倡排演之場周為傳不

三

士英當國賄賂滿章千名萬品餽者無以異門下僧利

根時〻為次第錕之高下總憑李沾進一帶慮其不之
重也嗎利根稱為主實士英遂轉進上六嗎中官譽其
非常上每服以御朝上下之情真無不通矣
時京師諺曰都督賤如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里
帝但吃酒蓋道定也
時有着搖草之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為高道二
光元魁出刘入阮豈是仙宗復于兵部書曰闖賊無門
匹馬横行天下元凶失耳一兀直入中原朝縣事徵論
野太史陳風時事可知矣

南都襍志 下

妖僧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吴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往來錢謙益中絡芳家故妖僧折對時但知有青門收齋而已時戎政張玉笥國維謂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窮究國體不無少損而都人遂謂玉笥且杖死烈皇矣後法司窮治得其寔于通衢戮之物怪人妖皆已國之徵也

東宮之獄細閱瑤艸前後二疏講官奏報衆口譁然藩鎮交章不能無疑焉東宮之真偽徵諸講官此至公之論而刘正宗回奏疏曰臣細〻察視披其髮間眉目徵

吳問其講讀在何殿則曰文華乃勤政非文華也問其先講者何書則曰尚書乃孟子非尚書也問其講至若何一人臣時有問難否則曰忌之矣語言不真面目可疑恐為假冒乞皇上細訪真太子下落云云夫三年講讀難龍章希見然天顏咫尺豈有遽忘之理是〻非〻何待細察耶今云眉目之間略有微異當此大變若履風霜能無憔悴且文華乃東宮常御之殿尚書亦東宮開講之規恭照一問更覺支吾即使朝夕橫經之子一旦執三年之問難而考之百不得一矣況天家儲貳經先帝后慘變之餘流離驚竄尚考其問難何語此等定

案何以服天下耶
方翰林拱乾為先人同年侍讀經筵三載面質之時彼
寔與聞言東宮一見方便指方北鬚而髠者方先生也
王鐸遍呼曰妄罵于耳方遂掩耳疾走不肯列名疏尾
其時搖草托大鉞謂方曰若一列名原官便可盡復方
不應即趨出同門觀于此而其事不可知乎況馬疏曰
傳已發諭大鉞傳諸講官矣所言以〻言之何發諭之
為此介聲燭形雖免後人猜疑也至若童金哥之獄宮
闈之秘上自有默識于心者草莽臣又敢何言
劉良佐號花馬劉四在鎮中最為忠順向朝倫典一疏

極言東宮元妃之真蓋東宮自泗州來元妃則良佐妻親侍鑾輿者也既入不報良佐遂有屬尚為先啓報仇而上反戕其血胤之語後与黃得功合營江上而一死一降一能引決謬矣乃大節一虧萬事瓦解僅延二月卒不免合門之戮雖逃千秋之罵吾又不能不為良佐悲也

刋澤清幼曾舉子業應試時一拳毆死一隸遂遁出應兵將材舉天下第一其對客嘗曰吾二十一投筆三十一登壇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僅〻以富貴誇自亦小之乎丈夫矣

高傑幕府多材其跋扈飛揚之氣一變而為忠烈固是千古奇男子渡河兩疏令人讀之淚下何異諸葛出師二表高死前得功死後兩賢雖相扼于生前當復釋然于地下茅土之賞斯為不愧二刘雖死哥足贖罪也東宮自三月朔入都三日而元妃至又二日而詹有道遂冒稱恭皇帝有道者南都一度備耳聞空中有聲曰汝可至宮中尋于忽若為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口出妄言擒訊之不知為誰何之語也奉旨立斃之杖下時又有刘祥者神附其身自稱為玄天上帝固之將亡必有妖孽斯其然乎

東平伯刘澤清之母費東平進侯時值費八衮初度称
觴極一時之盛及東平之降而戮也費流離道旁無以
爲餔靖國黃得功之母卒于廬州送葬亦極一時之盛後
得功死節竟埋其側千古憑吊生何足慶死何足悲于
二夫人見其概矣
馬士英當國既爲極似賈平章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
當虜騎充斥羽書旁午尚与僧利根談禪鬬蟋蟀一時
目爲蟋蟀相公迨五月五日臨江藩鎮已成瓦解之勢
中旨命乞子捕蝦蟆爲房中藥嗟乎蟋蟀相公蝦蟆天
子雖無虜騎不亡乎

御史刘光斗疏稱東宮兩王臣聞尚在人間不勝大駭今知真殁臣心始安嗟乎一飲一啄孰非烈皇帝之賜乎一坏未乾六尺何在發是語犬豕不餘食其南都用緹騎者三為黃澍左光先及陳玄倩潛夫皆御史也然無一至者光先之子弟滿京邸光先西歸寧南侯左良玉幕中舉朝遂懾不敢動黃澍黃澍如是堂堂天子不能行令于二三小臣刑政之墜一至于此從逆一案賡賄百端寬嚴之間相間而出恐不足以懾人也于是遂殺光時亨周鍾以假口鍾負重名于天下甘污偽命萬惡皆歸時亨時亨一御史力阻南遷使烈皇

帝及于難而已則屈身從賊市朝之始固屬快心然于
元忠大懟之中獨執二人而誅之以其為東林也復社
也則二人不且為刀鑊之冤鬼乎且二人之死亦非主
上之意但借二人以殺雷草臣演祚周仲馭鑣耳雷周
自三朝旧事力阻定策為也
太子元妃兩獄士英之罪誠不勝誅矣士英曾為士（元）英（妃）
出揭言童氏供有金哥王哥兩子一婦人不足惜然皇
嗣甚重皇上逐宜三思嗚呼烈（烈）光（皇）帝之皇嗣不更重乎
且童氏而真也婦人亦非臣子所敢稱如其偽也又何
皇嗣之有

寓與平傑潰卒之渡江也鄭羽公鴻逵引師斬截逆布告大捷京口人祝戴羽公爲之建立生祠碑無不曲至潰卒進退無所逆叛降虜羽公少年奇貴以名世自負其在軍也無一日不奏捷轅門鼓角凱歌震天京口民無不爭持斗酒致犒五月七日大宴軍中歌舞雜与江聲涕發虜于是衆閒潛入金山寺初八日夜大霧四集虜遂絕流而渡僅一二百人而已使羽公以全力制之可使隻輪不返軍心一潰望先風走使虎山黃得功一軍竟爲方士之舟入滄波而不返而江南塗炭亦遂爲吳丘社天耶人耶當搔首問之北都之變時人人傳言

已立定王建元乾定南都之變亦傳言定王登極至今嵗月之間往往喧言定王來人心思漢可見一班聞定王于今寔尚在民間艸莽臣敢無望乎

續幸存錄卷之下 終

烈皇太子附

烈皇太子兇亂後流落衡山為僧吳三桂反時亦不敢出三桂死湖南削平清虜四王某獲之吳王奉之入都來以八轎是日天氣忽變黃雲四塞引見不跪亦不亢激言談舉止從容不迫清甚欲生之即滿人無不欲憐而生之獨首相李霨必欲致之死謂刑官馮甦等曰此吾主試漢人之心也疏凡七上竟戮于蔡市口按霨高陽人其父國楨天啟時魏璫乾兒也故其子不顧名義思心至此未几霨即病死未及下壽天道昭然可不畏哉此說陆翼王在京師親見者故附記于此

逸史氏曰人有五福死住〻重考終命余以為非也士生亂世不能為辜累尸六當律誅市朝余乙酉詹世勳不能死我丙戌仇人不能死我戊子己丑虎狼盜賊不能死我庚寅辛卯刀鎗鏦戰不能死我是書既為先友續成世有黃祖輩否耶國可滅史不可滅我生亦何為豈服清虜耶則死固甘死矣嗚呼痛扎

續幸存錄 附 終